

山堂先生羣書考索卷之一



經籍門

易

山堂宮講章

如題

俊卿

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自伏羲以上皆無文字只有圖畫最宜深玩可見作易本原精微之意文王以下方有文字即今之周易然讀者亦宜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為文王之說也

文王係彖周公係爻視此八卦二綱六爻乃乾

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男巽離兌女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乾坤

民巽位以四維建官立師命曰周易孔聖傳之是為十

言凶悔吝者易之辭也得失憂虞者易之變也

得則吉失則凶憂虞雖未至凶然已足以致悔而取善之益蓋吉

凶相對而悔吝居其中間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回凶也  
易道元氣盈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  
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

陽道元氣盈易言陰陽錯綜交與代易之謂如寒暑晝夜關  
關往來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者與道為體也寒暑  
晝夜關關往來而實理於是流行其間此則實理無所不致  
猶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有此五者而實理寓焉故曰其體  
則謂之易言易為此理之體實也

易道元氣盈易以其體謂之易以其理謂之道正如心性相  
似易便是心道便是性易變易也如寒暑相似寒暑了暑暑了寒  
日往而月來春夏為陽秋冬為陰一陰一陽只管相易

易之為道元氣盈一陰下交生陽陽上交生陰陰交陽剛交柔是博  
易之易這多變是變易之易所謂易者只此便是。易字有二  
義有變易有交易先天圖一邊本都是陽一邊本都是陰陽中  
有陰陰中有陽便是陽往交易陰陰來交易陽兩邊各各相

此往彼來只是其象如此  
易最難看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包涵萬理無所不  
有其實自古者卜筮書不必只說理象數皆可說將去

元亨利正乃文王所係卦下之辭以斷一卦之  
吉凶此名彖辭彖斷也陸氏音中語所謂彖之經也大哉乾元

以下孔子釋經之辭亦謂之彖所謂彖之傳也爻下之辭如潛  
龍勿用周公所係之辭以斷一爻之吉凶也天行健君子以自

強不息所謂大象之傳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所謂小象之傳皆  
孔子所作也天尊地卑以下孔子所述係辭之傳通論一經之

大體凡例無經可附而自分以上係下係也  
易須錯總看天下事無一不出於此如善  
惡是非得失以至於屈伸消長盛衰看甚事都出於此伏羲以

前不知如何占考至伏羲將陰陽兩個畫卦以示人使人於此  
占考古凶禍福一畫為陽二畫為陰一畫為奇二畫為偶遂為  
八卦又錯總為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文王又為之彖象

以釋其義無非陰陽盛衰屈伸之理聖人之所以孝者孝此而已  
易之精蘊窮易有精有蘊如師貞丈人吉此聖人之精畫前之  
謂之蘊則包含衆美有甚窮盡儘推去儘有也

古易與周易不同上古之易方是利用厚生周易始有正德意  
如利正是教人利於正正吉是教人正則吉至孔子則說得又多  
義文孔子之易伏羲自是伏羲易文王自是文王易孔子自是  
孔子易伏羲分卦乾南坤北文王卦又不同故曰周易元亨利  
正文王以前只是大亨而利於正至孔子方解作四德易只是  
尚占之書

易不可作 意謂孝易者須將易各自看伏羲易自作伏羲易  
看周公易自作周公易看孔子易自作孔子易看必欲牽合作  
一意看不得

易言說話方見得易之本意只是要作卜筮用如伏羲

自說自一般道理了然猶是就人占處說如占得乾卦則大亨  
而利於正耳及孔子係易作象象文言則以元亨利正為乾之  
四德又非文王之易矣

易自別是一個道理不是教人底書故記中只  
說先王崇四術順詩書禮樂以造士不說易也語孟中亦不說  
易至左傳國語方說然亦只是卜筮耳

聖人未曾教孝者看易詩書執禮皆以為  
事蓋易是極難理會底事非他書之比蓋易只是卜筮書藏於  
太史太卜以占吉凶亦未有許多說話及孔子始取而敷釋為  
一經象象係辭文言雜卦之類方說出道理來當初只是卜筮

之書耳

**易之書** 八卦之畫本為占筮方伏羲畫卦時止有奇偶  
之畫何嘗有許多說話文王重卦作繇辭周公作爻辭亦只是  
為口說設到孔子方說從義理去

**聖人作易教下** 上古之時民心昧然不知吉凶之所在故聖  
人作易教之卜筮使吉則行之凶則逃之此是開物成務之道  
故係辭云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易當來只是為卜筮而作文言象象却是推說**  
做義理上去觀乾坤二卦便可見孔子曰聖人設卦觀象係辭  
焉而明吉凶若不是占筮如何明吉凶

**易定天下之吉凶** 熟讀六十四卦則彖得係辭之語直為精密  
是易之括例要之易書是為卜筮而作如云定天下之吉凶成  
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又云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則專為  
卜筮也

**易本卜筮之書** 易本是卜筮之書聖人因之以明教因其疑以

示訓如得乾卦云元亨利貞若不信  
凶中開都是正言不會有卜筮而書六率是為君子設非小  
人設哉所得切致而用如書元吉須是居中在下方始會大  
吉不然則大凶

**易中象辭最好玩味說得卦十情狀出**  
中所以為大矣所謂道大投艱于朕身人君當此之時須與群  
眾用盡力乃可濟也或言蹇與困相似君子致命遂志與君子  
反身備德亦一般曰不然澤無水困是虛乾燥亂困之極事無  
可為者故只得致命遂志若山下有水蹇則猶可進步如山下  
之泉曲折多艱阻然猶可行故教以及身修德言可與困為比  
只觀澤無水困山下有水蹇兩句便全然不同

**易中象辭最好玩味說得卦十情狀出**

**讀易之法** 讀易之法先讀正經不曉則將彖象辭係象說  
讀易當先四書 易本為卜筮設如曰利涉大川是利於行舟也

利有攸往是利於啓行也易之書大率如此後世儒者鄙卜筮

之說以為不足言而所見大卑者又泥於此而不通故曰易者難讀之書也不若且從大李做工夫然後循序讀論孟中庸庶幾有益也

**易經傳圖後不同**六十四卦只是上經說得齊整下經便亂係辭也如此只是上係好看下係便沒理會論語後十篇亦然孟子末後却割地好

**易經傳圖後不同**須是此心虛明寧靜自然道理流通方

白羅得許多義理蓋易不比詩書它是說盡天下後世無窮盡蓋事理只一兩字便是一道理又人須是經歷天下許多事亦讀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審端正今既未盡經歷非是此心大段虛明寧靜如何見得此不可不自勉也

**易傳圖後不同**易傳明白無難看但伊川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中若作易看即無意味唯將來作事者即句句字字有用取

**易傳圖後不同**易傳言理甚備象數却久在又云易傳亦有

易傳初元妄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只是說一个無所作為之意易傳知言不耕而穫不菑而畲謂不肯造其事非正意已上

義者休則而象之八卦由是分也然不知伏羲一區八卦至於六十四卦必有待於文王与之畫畫而後成全易何哉此乃文王所重之卦以伏羲未畫之前天有也與夫畫前有易之說併

不足信欤先生問邵堯夫云須是畫前元有易何以見曰畫前有易其理甚微然即用孔子之已發明者言之未有畫前蓋可見也如神農氏之耒耜取益日中為市取噬嗑黃帝堯舜之舟楫取渙服牛乘馬取隨益噬嗑渙隨重卦也當神農黃帝堯舜之時重卦未畫此理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順故通變以宜民

而後之道得矣然則非畫前有易乎 華山

**回圖**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其言近於神怪先儒因是律為深淺之說有如神農成湯青邱結文一河以

神怪先儒因是律為深淺之說有如神農成湯青邱結文一河以

通乾出天苞洛以流甲乙也符河龍龜發洛書之說河書有九  
昔而洛書有六篇聖人但言書書出於河洛何常言龜龍之兆又  
何常言九篇六篇乎鄭氏論律之說何持此小劉故則曰河書  
則八卦是也洛書則洪範是也又或曰河書九宮洛書五行何  
者注、為圖以示人曰河書之數九洛書之數十河書為生數  
洛書為成數何詳夫理未知孰是白天子有聖人則河圖洛書  
之言箕子有天錫禹洪範九疇之文而後鄭康成劉歆等輩肆  
為誕謾之說抑不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  
八卦聖人作易幽贊於神明而生著焉著生而八卦成矣何待  
圖而畫卦乎設河圖不出則八卦無由畫也若謂伏羲畫卦本  
於河圖則夫子但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可矣乃兼洛書  
而並則之何哉既曰則圖書以作易是伏羲之時圖書並著矣  
何待大禹治水之後而後天錫以洛書乎若以洛書出伏羲之  
時人不能知必待大禹而後序之則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乃何  
如人皆不知洛書必待大禹而後知之乎審此可知其妄不知

箕子夫子之言有旨也伏羲之前太古荒唐未有文籍結繩而  
治大事則結為大繩小事則結為小繩又有聖人者出天將以  
斯文開育後世故河為之出圖洛為之出書然孰知其為何物  
哉伏羲觀河洛之瑞以為天下不可以無文於是因神著而畫  
八卦書契始行乎天下故夫子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  
之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孔子亦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  
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以此見夫子  
謂聖人則之者時因圖書之有文始作易以明道矣何嘗依其  
數而畫卦乎若謂天錫禹洪範九疇亦何嘗有物以予之乎有  
物以予之則天錫王勇智亦以其物也蓋九疇之本在乎五行  
五行之本又在乎水水性失則五行之性失五行之性失則九  
疇不得其叙矣觀箕子曰鯀湮洪水汨陵其五行帝乃震怒不  
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斃終不過治水無功爾而與汨亂五行帝  
為之不畀九疇則知禹之所以序九疇由五行得其性五行得  
其性由水性之順也故舜亦曰地平天成是也箕子以初一日

五行次二曰五事次三曰八政以至於五紀皇極以下各有其倫然非五行得性則五材不爲人用不能一日以相生何暇謀及他乎黃帝堯舜之時九疇未嘗不序也當洪水之患則蛇龍居中國斯民無地可居無穀可食雖欲敬五事欲治八政欲協五紀建皇極得乎是以天錫禹九疇必於治水有功之後也何嘗以洛書與禹乎是皆世儒不究理之所在好爲奇巧之說也近世歐陽子儒之達者也厭世俗州會之說則以河圖洛書古未嘗有也疑易大傳多非夫子之言然河圖之瑞書顧命與魯語皆明言之不可以爲無有明矣若易大傳非聖人之言又誰能爲是言耶歐陽子非妖怪之說是矣而又矯枉太過也

**河圖之說** 知龍圖授羲之說然後可以究河圖之宗知左旋右轉之說然後可以定河圖之次知金火易位之說然後可以論河圖之變夫天不愛道始有龍馬之祥地不愛寶始出紫河之瑞豈非河圖之宗乎一三七九逆左循環二四六八順右布豈非河圖之次乎四九宜西而不居西二七宜南而不居南

又豈非河圖之變乎故劉牧傳於范諤昌諤昌傳於許堅堅傳於李觀觀傳於种放放傳於陳希夷即此圖之正印也自後世操守拘牽之習津迷象數之塗或以爲不用十數或以爲不言成數是皆未知河圖之太極也蓋圖有太極渾淪於中繫之五若以五而推則九上一下三左七右以二射八以四射六圖雖不言十而十數隱於其中矣一與五爲六水成也二與五爲八木成也四與五爲九金成也二與五爲七火成也圖雖不言成而成數行乎其間矣然則河圖妙致真可與識者道莫爲俗人言也是故乾用九坤用六得十五數也七爲少陽八爲少陰亦得十五數也合而言之凡四十五此則河圖正數發實於大易也一五行二五事三八卦四五紀是爲十數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證是爲十六數以次九而足之凡有四十五數此則河圖本數敷演於洛書也天數奇而虛五是爲二十地數偶而虛五是爲二十五合而計之亦四十五此則河圖虛數分布於大衍也故嘗因是而爲之說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謂河

圖者缺地十土之成數也所謂洛書者增地十土之成數也所謂洛書者增地十土之成數也所謂大衍者缺天五土之生數也要之文衍之五十即洛書之五十五洛書之五十五即河圖之四十五也

**河圖自然之數** 大衍之數五十蓋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至用以筮則又止用四十有九蓋皆出理勢之自然而非人之知力所能損益也 文公

**河圖書之數** 虛十則洛書四十有五之數也虛五則大衍五十之數也積五與十則洛書縱橫十五之數也以五乘十以十乘五則又皆大衍之數也洛書之五又自含五則得十而通為大衍之數矣積五與十則得十五而通為河圖之數矣 易啓

**河圖自然之數** 河圖五十五是天地自然之數大衍五十是聖人去這河圖裏取那天五地十衍出个数大槩河圖是自然底大街是用以揲耒卦者 文公

**河圖自然之數** 若論易文則自大衍之數五十至再劫而後

**河圖自然之數** 一百一十為六至可與精神為一節是言大衍之數自六一至地十却連天數五至而行鬼神也為一節是言河圖五十五有五之數

**與合圖** 來喻謂不當以大衍之數參乎河圖洛書之數此亦有說數之為數能各主於一義然其參伍錯綜無所不通則有非人之所能為者其所不合固不容以強合其所必合則縱橫又覆如合符契亦非人所能強離也若於此見得自然契合不做安排方知造化工夫神妙巧密 文公

**河圖自然之數** 河圖洛書之中數皆五衍之而各極其數以至於十則各為五十矣河圖之數五十五其五十者皆因五而後得獨五為五十所因而自無所因故虛之則但為五十又五十五之中其四十者分為陰陽老少之數而其五與十者無所為則又以五乘十以十乘五而亦皆為五十矣洛書積數四十五其四十者散布於外而分陰陽老少之數唯五居中而無所為則五自合五數而并為五十矣 易啓



有氣便有數 氣便是數 有是理便有是氣 有是氣便有是數 物皆然

陽奇偶之數

天地間只有个奇偶奇是陽偶是陰春是少陽夏是太陽秋是少陰冬是太陰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都走不得而揚子却添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又且有氣而無朔有日星而無月恐不是道理

數以六為節即大凡易數皆六十三十六對二十四三十二對二十八皆六十也以十甲十二辰亦接倒六十也鍾律以五聲

十二律亦續為六十也以此知天地之數皆至六十為節

卦雖八而數須是十八是陰陽數十是五行數

一陰一陽便是二以二乘二便是四以四乘四便是八五行本

只是五而有十者蓋是一个便包兩個如木包甲乙火包丙丁土包戊己金包庚辛水包壬癸所以為十

如云或相什伯非直為二與五而已也蓋紀數之法以三數

則遇五而齊以五數之則遇二而會故首子曰竊數制變

以參注引韓子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明黨之分偶三五之

齊陳言一實只曰參之以比物五之以合二而漢書精

亦云參伍其貫以類相準皆其文也易所謂三五以

或以三數而變之或以五數而變之前後多寡更相反覆以不

齊而要其齊如河圖洛書大衍之數伏羲文王之卦曆象之日

月五星章部紀元是皆各為一法不相依附而不害其相通也

天地奇偶之數 天數伍者一二三五七九皆奇也地數伍者二四

六八十皆偶也相得謂一與二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

各以奇偶為類而自相得有合謂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

九五與十皆兩相合二十有五者五奇之積也三十者五偶之

積也

數只是大衍之數五十與天數五地數五兩段

大衍之數是說天地之數是說造化生生不窮之理

策中乘除之數則直謂之數耳文公

康節易數合康節易數合蓋其心地虛明所以推得天地萬物之理其

數以陰陽剛柔四者為準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六只管推之無窮有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剛太柔少剛少柔今人推他數不行亦是無他智也文公

**論道**一之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其終此道字即易之太

極一乃陽數之奇二乃陰數之偶三乃奇偶之積其曰二生三

者猶所謂二與一爲三也若直以一爲太極則不容復言道生

一矣詳其文勢与列子易變而爲一之語正同所謂一者皆形

變之始耳不得爲非數之一也文公

**連山歸藏之名**以連山歸藏爲伏羲黃帝之易者自杜子春之

言始以連山歸藏爲夏商之易者自鄭康成之言始夫所謂

山者取山連不絕之義也所謂歸藏者取萬物歸藏之義也

連山首艮艮爲山也歸藏首坤坤爲地也因是卦以辨其名因

是名以究是意亦猶周易以乾爲首而有取於周普之義也然

一連山也一歸藏也子春以爲作於伏羲黃帝康成以爲作於

夏商二論矛盾將何折衷子春之言是邪歸藏何以曰堯降二

女又何何以曰殷王則歸藏非黃帝連山亦非伏羲矣康成之言

勝邪世譜何以曰連山歸藏並是代字則連山歸藏亦不可謂

之夏商矣愚嘗因是而究其說蓋伏羲黃帝告其名夏商因之

以作易其可證者有二禮運曰吾得坤乾註之者曰得商陰陽

之書也其書存者有歸藏既爲商之書則連山寧非夏易

乎其可證者一也皇甫謐云夏因炎帝曰連山殷因黃帝曰歸

藏連山果爲伏羲皇甫謐又安得謂之因炎帝乎此可證者二

也周正建子蓋得天統故周易以乾爲首商正建丑實得地統

故周易以坤爲首夏正建寅實得人統無爲卦首之理艮漸正

月故夏易以艮爲首是則三代之易皆取於三正三統之說焉

得為伏羲黃帝乎此可證者三也證之以三者之說子春之論  
有不攻而自破矣不然李江之序元包何以曰夏連山殷歸藏  
乎雖然連山又亡歸藏不行又未有如周易之為得也

**周易**

周官三易者太卜筮人所掌也太卜掌三易之法

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而筮人則掌三易以辨九筮  
之名參諸傳注一以為連山必犧歸藏黃帝一以為夏曰連山  
商曰歸藏周曰周易夷攷諸說鄭氏注以為連山似山出內乎  
氣歸藏萬物莫不歸藏於中也杜子春以為連山必犧歸藏黃  
帝釋曰按今歸藏坤筮堯降二女節卦王其國趙商問子春連  
山必犧歸藏黃帝何由知之鄭氏答曰此數者非無明文改之  
無據故著子春說而已近師皆以易夏商周故易贊云夏曰連  
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而禮運註亦曰得商陰陽之書也其書  
存者有歸藏若依子春之說歸藏黃帝豈得有堯商之事蓋子  
春之意必犧黃帝造其名夏商因其名以作易皇甫謐記云夏  
人因炎帝曰連山商人因黃帝曰歸藏蓋得之矣連山以艮為

首以坤為首周易以乾為首天能周坤萬物故曰周易  
商易以九六一變為占周易以九六變者為占諸家之說引  
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周官所掌三易之義見矣用取諸其義  
於地理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觀其象取其用且其體則易  
之道備矣易與天地準上下四方之字往古來今之宙帝之為  
帝王之為王大之為山川流峙微之為洪纖動植無一物而非  
易亦無一息而非易也大哉易乎先天有易其質未漓後天有  
書其祕已泐粵自必犧氏王天下始畫八卦以乾為天以坤為  
地以震為雷以巽為風以坎為水以離為火以艮為山以兌為  
澤一卦具一象一象具一義凡物莫不資始於乾資生於坤而  
其氣莫不資於艮故闢戶謂之乾闢戶謂之坤而艮者天萬  
物之所以成終成始也是三卦者皆易之大用而聖明用易者  
之所尚也故易之為道兼三才之義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  
道焉易之時用大矣哉時更往聖世歷三古自必犧至于黃帝

自黃帝至于夏自夏至商自商至于周有帝王者出聖作明  
述莫不制易以取義用易以乘時觀諸二易連山者必犧之易  
夏后氏因之以作易者也其卦體以艮為首蓋以艮者山也艮  
所以成言阜物故曰連山其體也歸藏者黃帝之易而商人  
因之以作易者也其卦體以坤為首蓋以坤者地也坤所以厚  
德載物故曰歸藏取其用也逮至于周而易之書大備故周易  
之卦以乾為首蓋以乾者天也乾所以首出萬物故曰周易觀  
其象也二易之體各以一卦為首各以一義為先要之二易經  
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聖人之於易象法天地對育萬物其  
傳心之要出治之法前聖後聖其揆一也肆周官六典三易並  
掌於太卜饗人之官其不可主一廢一明矣乃若其占則有不  
同九為老陽六為老陰同是體也而夏商以不變為占周以變  
為占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卜筮者尚其占講明三易者尚  
有攷焉書不占言言不占意繫辭者已有感於斯矣按唐藝文  
志連山十卷司馬膺註隋志歸藏十二卷晉太尉參軍薛正

隋志歸藏已亡按晉中經有之惟載卜筮不似聖人之旨以本  
卦尚存故取冠於周易以備商易之闕記禮有言我欲觀夏禮  
杞不足證也我欲觀商禮宋不足證也吾得坤乾焉焉於三易  
亦云

**四營成易之說**

不觀周易係辭無以知四營之說不讀二墳易  
典無以辨四營之名夫分二象兩卦一象三揲四象時歸奇象  
閏若日法有四果足謂之四營乎曰非也老陽數九老陰數六少  
陽數七少陰數八各以四推果足謂之四營乎曰非也蓋營者  
經營之謂而四者言四正之卦也乾坤離坎是為四正卦八卦  
於八方而以四正之卦左右而經營之是為四營何以言之蓋  
乾營左重得十八卦始於訟鼎大畜需革无妄中於遯睽巽壯  
家人兌復終於馮夬大有同人小畜此則以純乾之體而一營  
也坤營左重得二十四卦始於臨蹇震觀解艮中於否泰隨蠱  
既濟未濟師謙復比終於豫剝升屯明夷萃晉蒙此則以純坤  
之體而二營也離營右重得十四卦始於中孚大過中於噬嗑

渙常賁節咸終於旅損井豐益困此則以純離之体而三營也  
坎營自重又生四卦始於小過中於頤終於漸歸妹此則以純  
坎之体而四營也故周易係辭曰四營而成易二墳易典曰四  
營而成重卦正謂是也不然乾營坤營離營坎營四篇可以無  
作李者苟試思之則過半矣又何待愚之贅言

**大象名卦**

義易之旨即大象以明之困然此之象聖人名卦

或取於義或取於爻有不待大象而後明者何也古今言易者

無不據大象以求立卦之旨是皆未知易也聖人名卦取義不  
一有取於二卦之象者有取於二卦之義者有取於爻之變動  
者取於二卦之象則如坎上離下之為既濟坎上艮下之為蹇  
之類是也取於二卦之義則如動而悅之為隨明以動之為豐  
之類是也取於爻之變動則如柔進而復剛則謂之復剛反動  
於下謂之復夫剝損益之類皆是也故夫子曰其稱名也雜而  
不越言取義雜雜而於理皆不越也自夫子沒李者多不究此  
義謂聖人立卦皆取於上下二象是守株之李也蓋易之旨

在伏羲之畫特以形容其象已形之義耳然卦有得而形隱者  
有不得而形容者不可專據此以求易也若易之旨必待大象  
而後明則夫子未作之前文王周公何所據依乎固嘗論之震  
上坎下為屯坎上震下為解坎震相遇一也大象在屯則曰雲  
雷屯在解則曰雷雨作解坎之一象或曰雲或曰雨何也蓋聖  
人欲明屯者難之未解故謂之雲雷欲明解者難之已解故謂  
之雷雨苟專一義則不通也其在困則坎下兌上坎水也兌澤  
也據二象當為澤中有水夫子乃曰澤无水困蓋不言无水无  
以見困之義也然此猶可以形容也固有理之不可以形容者  
聖人亦但言一象相遇如是耳未嘗疆之也其在豐震上離下  
而亦謂之雷電亨者皆疑象文之倒謂六十四卦者亦有如是  
者不知聖人之旨不然噬嗑與豐之成卦不取義於雷電既不  
取義於此則謂震下離上為雷電可也離下震上為雷電亦可  
也若世儒所說在噬嗑必謂之雷電非惟言之不文且拘之甚  
也非特此耳澤中有雷不足以見隨之義山上有火不足以見

旅之義風行地上不足以見觀之義山下有雷不足以見頤之  
義何者隨之爲卦已取義於動而悅不取於澤中之雷也旅之  
爲卦已取於一陽之來下不取於山上之火也觀之爲觀已取  
義於二陽之在上爲群陰所觀不取於風行地上故也頤之爲  
頤已取於二陽合應上下中虛動不取於山下有雷故也若是  
之類先儒彊求之皆不通也若以大象即可以求卦之旨則以  
雷電求噬嗑矣聖人稱以震告人曰顯中有物曰噬嗑以山下  
有雷求小過可矣聖人何故又告人曰有飛鳥之象焉說者徒  
知雷在天上之爲大壯不知聖人乃謂剛以動故也徒知澤上  
有雷爲歸妹不知聖人乃謂悅以動所歸妹也求損之旨惟於  
山上有澤不知聖人告人損下益上乃以爲損也求益之旨惟  
於風雷不知聖人告人損上益下乃以爲益也孝者之於易能  
知此理始知聖人名卦之旨庶幾可以入易之門也世之言易  
者問以六十四卦之名顯然易知者或能知之如萃如升如旅  
如漢中李小過之類並莫知名卦之由此已不知况其名卦

首身而自謂探易之旨與遂以名象一呼其成其相象也

山堂先生羣書考索卷之二

別佳

山堂先生羣書考索卷之三



山堂宮講章 如愚 俊卿 編

○ 經義門

易

一年論之乾卦氣當四月坤卦氣當十月又公

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只是健順又曰非禮勿視聽

言動者乾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者坤道

靜且以其流行之體統而言則但謂之乾而无所不包以動靜

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別所謂流行之體統指乾道而言

先生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只乾便是氣

之體統物之所資始物之所正性命豈非无所不包但自其氣

之動而言則為陽自其氣之靜而言則為陰所以陽當兼陰不得兼陽大陰小陰必附陽皆此意也同上

乾道終始即四德也始則元終則正蓋不終

則元以為始不正則元以為元六爻之立由此而立耳以時成

者言者各以其時而成如潛見飛躍皆以時耳然皆四德之流

行也初九九二之半即所謂元九二之半九三即所謂言九

四九九五之半即所謂利九五之半九六即所謂正蓋聖人大

明乾道之終始故見六位各以時乘此六爻之時以當天運

而四德之所以終而復始應變而不窮也同上

乾不言凶而不言有悔者凶何辨也仁宗朝賈昌朝

講乾卦謂乾卦大旨在上九一爻此爻在元極必有凶災不言

即凶而言元龍有悔者以悔中有可凶可吉之象若修德以濟

世則免悔而獲吉矣

蓋陽大陰小陽則兼陰不得兼陽坤德常

得乾之半故常減於乾之半也知乾无所不利坤利牝馬

正學曰易文公文集

易之精微在兩儀生四象生八卦

六十四卦万物万化皆從信裏流出緊要處在那復始邊復

陽氣發動之初同上

常非一定之謂故昼則必夜而復昼寒則必

暑而復寒若一定則不能常也其在人冬日則飲湯夏日則

飲水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今日道合便從明日不合則去

又如孟子辭齊王之金而受薛宋之饋皆隨時變易故可以為

常也同上

問升萃二卦之義多是言祭享萃固取聚義不

知升何取義先生曰人積其誠意以事鬼神有升而上通之義

又曰六五正言升階與萃九五萃有位匪孚元永貞悔亡皆謂

有其位必當有其德若无其德則萃雖有位而人不信雖有升

階之象而不足以升矣同上

艮不終止艮止之義於卦明矣然又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何



謂艮止也止其所也故係辭曰止万物莫善乎艮又曰成乎艮  
艮者万物之所成終而所成終也止於此矣復出乎震不終止  
也故艮卦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龜山

**論語**

子曰九二不克訟元九四不克訟安正九二或錫

上九訟而勝者也然且有二儀之學何也曰此止訟之道也夫

使勝者自多其勝以誇其不勝然者曰耻其不勝以遂其惡吾

不知其所止矣故勝者禿服不勝者安正无肯止訟之道也

**要以此而**

漢之為言天下流離漢數而不安其居此宜經營四

方之不暇而且曰王假有廟象曰先生以享于帝立廟也居漢

散之中安然不爭而自為長久之計宗廟既立享之而位定而

**精義**

天下之心始有所係矣序卦之作所以明大易之蘊然韓康伯以為非易之

序卦者自韓康伯已明其非易之蘊而未明其所以非也

序卦者自韓康伯已明其非易之蘊而未明其所以非也

序卦者自韓康伯已明其非易之蘊而未明其所以非也

序卦者自韓康伯已明其非易之蘊而未明其所以非也

序卦者自韓康伯已明其非易之蘊而未明其所以非也

序卦者自韓康伯已明其非易之蘊而未明其所以非也

序卦者自韓康伯已明其非易之蘊而未明其所以非也

序卦者自韓康伯已明其非易之蘊而未明其所以非也

序卦者自韓康伯已明其非易之蘊而未明其所以非也

序卦者自韓康伯已明其非易之蘊而未明其所以非也

序卦者自韓康伯已明其非易之蘊而未明其所以非也

序卦者自韓康伯已明其非易之蘊而未明其所以非也

序卦者自韓康伯已明其非易之蘊而未明其所以非也

序卦者自韓康伯已明其非易之蘊而未明其所以非也

序卦者自韓康伯已明其非易之蘊而未明其所以非也

序卦者自韓康伯已明其非易之蘊而未明其所以非也

緒餘可以卜筮而已而後之言陰陽者言星曆者言樂律者莫不於易求之。自以為得配之自以為合然則為聖人之意則非也。古之言卦氣者本於何書出於何氏。易緯稽覽首曰卦氣起於中孚坎離震兌各主一方其餘六十卦。有六爻。則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每日分為八十分五分。分為四百分。又四分日之一。為二十分。是有四百二十分。六十分。六分。六七分。四十二卦各得七分。每卦得六日七分。世儒傳卦氣之孝本証史之說。假易道以自神。孝者不察。遂為成說。亦可以悲夫。彼其意蓋見夫子於大衍有謂當期之日。於後有謂七日來復。故以為說耳。此其不可也。夫子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九。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以此乃言。據舊之法。乾老陽三少之餘。得四九三十六。策一爻三十六。策六爻則二百一十六。策坤老陰二多之餘。得四六二十四。策一爻二十四。策六爻則百四十四。策合乾坤六爻之策數。則為三百

六十。當期之日。是特聖人言乾坤二卦爻之策數如此。何嘗六十。十四卦之爻論乎。何嘗以一爻配一日乎。聖人言乾坤二卦之策數。易緯乃以六十四卦之爻數配之。何耶。豈非以一篇之策數有萬一千五百二十。不可以相配。故捨聖人所言之策數。而求聖人不言之爻數也。三百八十四爻已踰一期之數矣。不相當也。於是又以坎離震兌各主一方。為方伯。以此四卦二十四爻。主二十四氣。損四卦主四方。又不足於期數也。於是又有五日分為四百分。四分日之一。為二十分。每卦得六日七分。然後足其數。吁。其亦迂曲僻怪。牽強配合甚矣。經曰。七日来復。言復卦自姤初六至此七變而成。爻於臨曰。消至于八月有方。言一陽方長。終為一陰所臨也。或言日。或言月。以陰陽言之耳。來復者。陽也。為陽言。故云日。消臨者。陰也。為陰言。故云月。此乃告人以陰陽消息之義。何嘗謂卦氣七日。乃當復乎。借曰卦氣以七日當陽。何得又云六日七分乎。又知坎離震兌。不與當日之數。何自知之也。蓋不過求以足當期之數。不得不強說也。使一

昔之數三百八十有四日則必不省四卦當四方矣不知夫子  
謂當期之日无他特以乾坤策數大率与期數合亦如分而爲  
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之意矣期三百六  
十有六日聖人但以三百六十當之者率其大率相當尔若果  
以一策配一日則其數不足也且下云一篇之策万有一千五  
百二十當万物之數只以万數當之足矣其餘又有一千五百  
二十何以能當其數耶爲數氣之說者能強相配合以万有一  
千五百二十以足万物之數然後可以當期之日配卦也不可  
強於彼而復疆於此妄說可知也子雲儒之勤而陋者也凡易  
之精義與旨皆所不見而徒模倣形象本易緯卦氣之陋說而  
作太極卦氣始於中孚終於頤太元亦始於中終於養吾不知  
卦氣必如於中孚者何又子雲乃法之致中孚卦四陽二陰四  
陽處乎上下二陰處乎內說者皆曰中孚之象如孚如然二陰  
居中有孚故曰中孚此不知易者之誤說也抑中孚信及勝魚  
聖人曰柔在內而剛得中二陰謂之在內則可謂之剛得中

外衛二爲四陰爻皆無誠信可言何孚之有不知聖人名  
中孚者謂居中者孚不中者不孚也二四之中故五曰有孚  
節二則有鶴鳴子和之德主卦之美全在九二以有誠於節  
之間也聖人名中孚之義如此今乃以冬至節氣當之何義此  
已不可其他以公卦配公節俱非理也太元法之乃六信无不  
在其中果易旨乎使子雲而深於易必不作太元溺星曆而遠  
於道也孝者階於易道而不究始爲卦氣之誤說反以爲易与  
太元非當期數何以配之者合夫一昔之數不過三百六十日  
有肯必疆配之何患不合古之樂律不過十二京房則衍爲六  
十已可怪矣至梁沈重又因房之六十律從而六之爲三百六  
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其名有阿衡歸仁俾義九有之異何理也  
哉苟欲配之誰能疆其不可故夫太元以八十一首七百二十  
九贊當期數亦无異於此者矣其以少配謙以好美配臨以勉  
配小畜以文配渙之類殊非理又亦何異以阿衡歸仁之類比  
黃鍾太族也嗚呼子雲知悔於作賦而不知悔於草玄何察於

小而昧於大也

先儒以錄彖大象小象上係下係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為十翼後人又以錄彖大小象說卦序卦雜卦分乾坤文言為二加每卦无咎悔吝之辭為十翼先儒之說非也後人之說亦非也古者易之錄為一簡易之彖為一簡文言為一簡係辨為一簡自鄭元李易如以易象與辭分係諸卦至王弼注經復以文言錄乾坤今以上下係為十翼之二不知今之二係乃七十二子傳之傳也何以言之以其辭之中有子曰之言也非夫子之十翼明矣今以乾坤文言為十翼之二不知聖人作乾坤文言以人易蓋並為一簡特分係於二卦此不過十翼之一耳豈可岐而二哉若以无咎悔亡等語為十翼之一此其說則可信田京二家之書脫去无咎等字或者謂之所傳之誤然一二卦可也不應六十四卦皆誤也當時无咎悔亡等字別為一簡田京二家失其簡故耳此謂之十翼明也然十翼之中當增以爻而併文言為一也且錄而後彖、而後象、而後爻諸

亦明也諸卦皆分係唯乾卦不然蓋亦有占之意

神農黃帝堯舜皆文王之前也則重易六爻謂文王可乎且周官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為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夏商之時已有六十四卦非至文王重六爻也然則楊雄班固之徒何以言文王重六爻蓋文拘於羨里而演六十四卦之辭如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正是也非重六爻也

重卦之義先儒之論不一王弼謂伏羲畫卦即自重卦是或於十三卦之言也鄭元謂神農重卦是以連山為神農之書也孫盛謂夏禹重卦則又惑故連山為夏易之言也孔穎達黨王弼之議而又申之以取漢隋之說皆非也惟史遷以六十四卦為文王所重攷之於易為有証耳

論九者陽之極六者陰之

中陽可使盛陰不可使過此一說也謂乾體三爻坤體六爻陽  
得兼陰不得兼陽又一說也謂老陽之數九老陰之數六老  
陽老陰其類能变故不取七八而取九六此又一說也三者之  
說互相是非莫知所定獨不質諸孔子之言乎曰參天者一三  
五也此陽數之所以為九也曰兩地也二四也此陰數之所以  
為六也九六之辨孔子已言之矣

易有陰陽之說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爻有自然之體此易之為  
易者交錯代漢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  
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是也通書

易有義理之說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爻有自然之體此易之為  
書所以為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此蓋凡管於陰陽者  
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於卦爻之中焉此聖人之精  
蘊所以必於此而寄之也通書  
動靜之說天易變易也兼指一動一靜已發未發而言之  
也太極者性情之妙也乃一動一靜已發未發之理也故曰

有太極者則其動靜開闢而皆有是理也  
易之為義乃指流行變易而言此體主  
動一靜相為終始凡此皆天之載元  
言天者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  
也此體在人則心是已其理則所謂性其用則謂之情其動靜  
則所謂未發已發之時也此其為天人之分雖殊然靜而此理  
已具動而此用實行則其為易一也若其所具之理所行之用  
合而言之則是一易之有太極者同

易有圖說之說  
易者交錯代漢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  
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是也通書

易也伏羲之易初无文字只有一畫以寓其象數而天地万物  
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  
作傳者是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傳則其所論固皆專以

文王之易為王然不推本伏羲作易卦之所由則學者必新  
誤認文王所演之易便為伏羲始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  
向根原矣

四聖演易之為書更歷三聖而制作不同若包羲氏之  
象文王之辭皆依卜筮而為教而其法則異至於孔子之贊則  
又益以義理為教而不專於卜筮也是豈其故相反哉俗之淳  
漓既異故以所其為教為法者不得不同而道則未嘗不同也  
書伊川先生易傳後

易本卜筮之書故先王設官掌於太卜而不  
到於學校所教詩書禮樂而已至孔子乃於其中推出所  
以設卦觀象係辭之旨而因以識夫吉凶進退存亡之道蓋聖  
人當時已曉卜筮之法與其詞意所在如說王符即實是用約  
說中即實是宗祀征伐暗指之類皆然非譬喻也故就其間  
推出此理耳 文公文集

推此理耳 文公文集  
易本卜筮之書而其所吉凶而因以訓

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  
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  
鄙卜筮為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  
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无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知  
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託  
卦象為此艱深隱晦之辭乎

變也陰之陽然後有占變爻之辭象之變也在理而未形於事  
者也辭則各因象而指其吉凶占則又因吾之所值之辭而决

焉其示人也益以詳焉故君子居而學易則既觀象矣又玩辭  
以考其所處之當否動而謙筮則既觀變矣又玩變以考其所  
值之吉凶善而吉者則行否而凶者則止是以動靜之間幸无  
違理而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 同上

自然之理同  
易本卜筮之書而其卦係辭分別吉凶皆有

易知者四書 與其虛費心力於此不若且看詩書禮樂之為  
明白而易知也然大孝論孟中庸又在四者之先須都理會得  
透徹方可畧看易之大指亦未為晚今所論之語尚尔未通豈  
可遽及此耶 文公文集

漢藝文志易經十一篇施孟梁丘三家顏師  
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一篇是則象象文言係辭始附卦爻  
而傳於漢教先儒謂費直專以象象文言參解易爻以象象文  
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其初費氏不列字官惟行民間至漢  
末陳元鄭康成之徒李費氏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孔穎達又謂  
輔嗣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則費氏  
初變亂古制時猶若今乾卦象象係卦之末款古經始變於費  
氏而卒大亂於王弼借哉 同上

程傳但觀其理而不考卦爻經文則其意味  
尤窮各有片處誠為切於日用功夫但以卦爻經文考之則不  
免有可疑者 同上

十九者聚之則一而四十九隱于 中數大則四十九而一  
于四十九中一者道也謂之无則一在謂之有則不可取四十  
九者用也靜則歸於一動則惟觀其用一在具間而不可取此  
謂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義也潛虛著數七十五虛五而用七十者五行之象也然則大  
衍之數五十而用四十九者豈非虛一為元氣之本乎夫天地  
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何耶蓋天一下降與地六合  
於北而生水地二十騰與天七合於南而生火天二下降與地  
八合於南而生木地四右轉與天九合於西而生金天五其運  
與地十合於中而生土五十有五為天地之極數而衍數五十  
則天地之用數也以天地之用數而虛一而用四十九為愚不  
知所取義者何說聞之京房之論矣有曰十日十二辰二十八  
宿而一不用者天之生氣是已聞之馬季良之論矣有曰太極

兩儀日九四時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氣是爲五十而一不用者  
比辰不動是已又聞之荀爽之論矣有曰卦有六爻八六四十  
有八加乾坤二用是爲五十而一不用者乾之初九潛龍勿用  
是已然京房知萃二十八宿而遺其七政之大季良不知四者  
同氣而摠名荀爽以八卦言之加乾坤以足之則又重辛初九  
之一爻誠不足以知大衍之妙也知大衍之妙者惟韓康伯所  
之夫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  
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然以黑  
論之則書用四十九不爲无所證據蓋書之德七負而入神卦  
之德八方而入知以書之七推之七則爲四十九亦猶卦之  
德八八而六十四也彼康成以減五又減一爲說姚信董遇以  
六卦減六爲說薛敷以神數虛一爲說不惟不足以知大衍之  
妙亦不足以知天地之用數耳  
知天地之成數而後可與言易數之妙知五行  
之陽數而後可與言易數之宗蓋易用七八九六實本之天地

五行也何以言之六八者地之成數十九者天之成數也  
成而遺地十者十爲數之窮也水陽數六火陰數七木陽數八  
金陽數九用數之陽而不用土五者五爲數之中也然則九爲  
老陽六爲老陰七爲少陽八爲少陰其義誠有可證者也夫三  
揲皆少其數摠十有三以四十九策除十三餘三十六是爲老  
陽乾之象也以四計之凡有九揲故四九之數曰老陽三揲皆  
多其數摠二十五以四十九策除二十五餘二十四是爲老陰  
坤之象也以四計之凡有六揲故四六之數曰老陰二多一少  
數皆二十一以四十九策除二十一餘二十八是爲少陽震坎  
艮之象也以四計之各有七揲故四七之數曰少陽二少一多  
數皆十七以四十九策除十七餘三十二是爲少陰巽離兌之  
象也以四計之各有八揲故四八之數曰少陰然七八九六之  
數必以四而求之者蓋揲書之法起數以四而非四營則不足  
以成易也雖然六與九合七與八合分而言之各有十五數是  
又得河圖之生數也不然論者何以曰生之謂易



大衍虛一無為其為用者四十九著信手平分置右於凡取右  
一著掛左小指乃以右手揲左之策四之餘歸之于初初  
則九是謂一變置此掛初再用存策分掛揲歸復准前式二亦  
如之奇皆四八三變所備數斯可察數之可察其辨伊何四五  
為少八九為多三少為九是曰老陽三多為六老陰是及一少  
兩多少陽之七孰分少陰少兩多一既得初爻復合前著四十  
有九如前之為二變一爻通十八變六爻發揮卦體可見老極  
而變少守其常六爻皆守彖辭是當變視其爻兩兼首尾變及  
三爻占兩卦休或四或五視彼如存四二五一二分一專皆變  
而他新成書數消息盈虛全此視彼易學象例

聖人之心思智慮之所得為也哉特氣數之自然形於法象見於  
尚書者有以啓於其心而假手焉耳

能已其為著也分合進退縱橫順逆亦無往而不相值焉是  
四為奇凡八為偶奇負圓二偶方圍四二用其全四用其半積  
而數之則為六九八九而第一變揲數策數亦皆符會蓋餘三  
奇則九而奇揲亦九策亦四九三十六是為居一之太陽餘二  
奇一偶則八而其揲亦八策亦四八三十二是為居二之少陰  
二偶而奇則七而其揲亦七策亦四七二十八是為居三之少  
陽三偶則六而其揲亦六策亦四六二十四是為居四之老陰  
是其變化往來進退離合之妙皆出自然非人之所能為也

此本義

四約之為十二以十二約之為四故其揲之一變也掛初之數  
一其四者為奇兩其四者為偶其三變也掛初之數二其四一

其十二而過揲之數九其四三其十二者為老陽掛初過揲之數皆六其四兩其十二者為老陰自老陽之掛初而增一四則是四其四一其十二而又進一四也自其過揲者而損一四則是八其四也三其十二而損一四也此所謂少陰者也自老陰之掛初而損一四則是五其四也兩其十二而夫一四也此所謂過揲而增一四則是七其四也兩其十二而進一四也此所謂少陽者也二老者陰陽之極也二極之間相距之數凡十有二而三分之自陽之極而進其掛初退其過揲各至於三之一則為少陰自陰之極而退其掛初進其過揲各至於三之一則為少陽老陽居一而含九故其掛初十一為最少而過揲三十六為最多少陰居二而含八故其掛初十六為次少而過揲三十二為次多少陽居三而含七故其掛初二十一為稍多而過揲二十八為稍少老陰居四而含六故其掛初二十四為極多而過揲亦二十四為極少蓋陽奇而陰偶是以掛初之數老陽極少老陰極多而二少者一進一退而交於中焉此其以少為貴也陰極少而二少者一進一退而交於中焉此其以少為貴也

也陽實而陰虛是以過揲之數老陽極多老陰極少而二少者亦一進一退而交於中焉此其亦多為貴者也凡此不唯陰之與陽既為一物而迭為消長而其一物之中此二端者又各自為一物而迭為消長其相與低昂如權衡其相與判合如符契固為非人之私智所能取舍而有无者而况掛初之數乃七八九六之原而過揲之數乃七八九六之委其勢又有輕重之不同而或者乃欲廢置掛初而獨以過揲之數為斷則是舍本而取末夫約以就煩而不知其不可也豈不誤哉易啓蒙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者積六爻之策各三十而得之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者積六爻之策各二十有四而得之也凡三百六十者合二百一十有六者四百四十有六而得之也當期之日者每月三十日各十二月為三百六十也蓋以氣言之則有三百六十六日以朔言之則有三百五十四日全季氣盈朔虛之中數而言故曰三百有六十也然少陽之策二百一十八積乾六爻之策則一百六十八少陰之策三十二積坤六

爻之策則一百九十二此獨以老陰陽之策為言者以易用九  
六不用七八也然二少之合亦三百有六十

上下經六十四卦其陽爻百九十二每爻各

三十二策積之得六千九百一十二陰爻百九十二每爻二十

四策積之得四千六百八又合二者為在一千五百二十也

若為少陽則每爻二十八策凡五千三百七十六少陰則每爻

三十二策凡六千一百七十四合之亦為方一千五百二十也

皆家

稽矣曰然數數者策之所宗而策為已定之數某切謂數是自

然之數策即著之重數也禮曰龜為卜策為筮是已老陽一爻

過舉二十六策故積六爻而得二百一十有六策耳爻之公文策

止者十六卦三爻成則便止有八卦四爻成則便止有四卦五

爻成則便止見一卦六爻成亦是二卦亦是自然次序節以可見

爻之策則便止見一卦六爻成亦是二卦亦是自然次序節以可見

爻之策則便止見一卦六爻成亦是二卦亦是自然次序節以可見

爻之策則便止見一卦六爻成亦是二卦亦是自然次序節以可見

爻之策則便止見一卦六爻成亦是二卦亦是自然次序節以可見

爻之策則便止見一卦六爻成亦是二卦亦是自然次序節以可見

爻之策則便止見一卦六爻成亦是二卦亦是自然次序節以可見

爻之策則便止見一卦六爻成亦是二卦亦是自然次序節以可見

爻之策則便止見一卦六爻成亦是二卦亦是自然次序節以可見

爻之策則便止見一卦六爻成亦是二卦亦是自然次序節以可見

爻之策則便止見一卦六爻成亦是二卦亦是自然次序節以可見

爻之策則便止見一卦六爻成亦是二卦亦是自然次序節以可見

爻之策則便止見一卦六爻成亦是二卦亦是自然次序節以可見

爻之策則便止見一卦六爻成亦是二卦亦是自然次序節以可見

爻之策則便止見一卦六爻成亦是二卦亦是自然次序節以可見

已陽奇陰偶故七九為陽六八為陰陽進陰退故九六為老七  
八為少然陽極於九則退八而為陰極於六則進七而為陽  
一進一退循環無端此揲著之法所以用九六而不用七八蓋  
取其變也 古方伯議

以四之義其所以一約四以奇以少以偶為多而已九八  
者其四也陰之偶也故謂之多五四者一其四也陽之奇也  
故謂之少奇陽體質其法徑一團三而用其全故少之數三偶  
陰體方其法徑一團四而用其半故多之數二歸奇積三三而  
為九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三十六矣歸奇積三二而為六則  
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二十四矣歸奇積三一一二而為八則其  
過揲者四之而為三十二矣歸奇積二二二二而為七則其過  
揲者四之而為二十八矣過揲之數雖先得之然其數眾而繁  
歸奇之數雖後得之然其數寡而約約數之法以約御繁不以  
眾制寡故先儒舊說專以多少安陰陽之老少而過揲之數亦  
莫會焉初非有異說也

少陽二十少陰二十八乃自然之數不容增減揲者隨其所得  
而言之又何慮其不可觀變耶 文公文集

德圓而神所以知來卦以八為數是用著之變而成已有定體  
故其德方以知所以誠往卦惟二易有之皆筮法也 文公文集  
內卦自然之名內卦為貞外卦為悔亦是益卦之時已有此名  
至揲者求之則九變而得貞又九變而得悔又是後一段事非  
謂必揲著然後始有貞悔之名也

十之內去其一但用四十九策合同未分是象太乙也分而為  
二者以四十九策分置左右兩手象兩者左手象天右手象地  
是象兩儀也掛一者掛九懸也於右手之中取其一策懸於左  
手指之間象三者所掛一策所以象人而配大地是象三才  
也揲之以四者揲數之也謂先置右手之策於一處而以右手

四二而數左手之策又置左手之策而以左手四二而數右手之策也象四時者皆以四數是象四時也歸奇於劫者奇零也劫物也謂既四數兩手之策則其四二之後必有零數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左手者歸之於策四策二指之間右手者歸之於策三策一指而勒之也象閏者積餘而成閏月也五歲再閏故再劫而後掛者凡前後閏相去大畧二十二月在五歲之中此掛一揲四端奇之法亦一變之間凡一掛兩揲兩劫為五歲之象其間凡兩劫以象閏是五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置前掛劫之策以見存之象分二掛一而為第二變也書卦考誤

前為掛劫其後為過揲以四乘掛劫之數必得過揲之策以四除過揲之策必得掛劫之數其自然之數如牝牡之相啣如符契之相合可以相勝而不可以相无且其前後相因固有次第而掛劫之數所以為七八九六又有非偶然者皆不可以不察也全上

今按一二三四五天地之數也五中數故用六七八九十天地之成數也十全數故不用而河圖洛書之四象亦无所當於五與十焉故四象之書成而以一二三四其次九八七六積其揲蓄之法具而掛劫之五與六以一其四而為奇九與八以兩其四而為偶奇乃象圓而徑一者其圓三故凡奇者其數三偶以象方而徑一者其圓四而用半故凡偶者其數二所謂參天兩地者也及其揲之二變則凡三奇者三其三而為九三偶者參其兩而為六此九六之所以得數之實也至於兩奇一偶則亦參其兩奇以為六兩其一偶以為二而合之為八兩偶一奇則亦兩其兩偶以為四參其一奇以為三而合之為七此七八所以得數之實也是其老少雖有不同然其成象之所自得數之所由則皆有從來而不可誣矣全上

四象自然之理四象之數乃天地之間自然之理其在河圖洛書各有定位故聖人畫卦自兩儀而生有足以見其象有位以定其次有數以積其實其為四象也以矣至於揲者然後掛劫

之可偶方圓有以兆之於前過揲之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有以乘之於後而九六七八之數隱然於其中九七天数也三十六二十八凡老陽少陽之策數也六八地數也三十二二十四凡老陰少陰之策數也今專以九六為天地之數乾坤之策謂七八非天地之數而為六子之策則已誤矣

二變兩揲之餘為掛劫者不四則八變兩揲之餘為掛劫者不五則九策者亦不四則八五四為少九八為多若三變之間一五兩四則器之三少一九兩八則謂之三多或一九一八而一四或一五而二八則謂之兩多一少或一九而二四或一五一四而一八則謂之兩少一多蓋四十九策去其初揲之一而存者四十八以四揲之為十二揲之數四五為少者一揲之數也八九為多者兩揲之數也一揲為奇兩揲為偶奇者屬陽而象圓偶者屬陰而象方圓者一圓三而用全卦一奇而含三方者一圍四而用半故一偶而含二也

太陰以十分之則居一者含九居二者含八居三者含七居四者含六其相為對待而具於洛書者亦可見也一少為老陽者二變各得一揲之數而三三為九也其存者三十六而以四數之復得九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九右者皆策則一而圍三也三三為九陰者三變各得兩揲之數而三三為六也其存者二十四而以四數之復得六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六左右皆策則圍四用半也兩多一少為少陽者二變之中再得兩揲之數一得一揲之數而三三為七也其存者二十八而以四數之復得七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七左右皆策則方二圓一也兩少一多為少陰者二變之中再得一揲之數一得兩揲之數而三三為八也其存者三十二而以四數之復得八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八左右皆策則圍二方一也

三變之中前一變屬陽故其餘五九皆奇數後

一變屬陰故其餘四八皆偶數屬陽者為陽三而為陰一國二  
徑一之術也 而左一右三也 而左右皆一也 而左一右三也 而  
而左一右三也 而左一右三也 而左一右三也 而左一右三也 而  
二而為陽二皆以圍用半之術也 而左一右三也 而左一右三也 而  
左一右三也 而左一右三也 而左一右三也 而左一右三也 而  
也是皆以三變而對之法得之 後兩變不掛則不得也 後兩變不  
掛則不得也 而左一右三也 而左一右三也 而左一右三也 而  
陰三變之後其可為老陽者十二可為老陰者四可為少陰者  
二十八可為少陽者二十雖多寡之不同而皆有法象 陰陽  
數本皆八老者動而陰性本靜故動陰之四以居於陽少陰陽  
數本皆二十少者靜而陽性本動故動陽之四以居於陰 是亦  
以三變皆掛之法得之而後兩變不掛則不得也 後兩變不掛  
則不得也 而左一右三也 而左一右三也 而左一右三也 而  
則左一右三也 而左一右三也 而左一右三也 而左一右三也 而

以象陽一偶以象陰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數  
故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見陽之性健而其成陽之大  
者為天故三奇之卦名之曰乾而擬之於天也三盈已具八卦  
已成則又三倍其盈以成六盈而為八卦 之 各加八卦  
以成六十四卦本義

奇偶相加而成卦 太一肇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兩而承陰  
皇昊義仰觀俯察奇偶既陳兩儀斯設既幹乃支一各生兩陰  
陽交錯以立四象奇加以奇曰陽之陽奇而加偶陽陰以章偶  
而加奇陰內陽外偶復加偶陰與陰會兩一既分一復生兩二  
才在自八卦指掌奇 而奇初一日乾奇 而偶兌次二為奇  
偶而奇次三曰離奇偶而偶四震以隨偶奇而奇巽居次五偶  
奇而偶坎六斯睹偶 而奇艮居次七偶 而偶八坤以畢初  
盈為儀中盈為象上盈卦成人文斯朗因而重之一貞八悔六  
十四卦由內達外 啓蒙原象

剛柔相摩而成卦 六十四卦之初剛柔兩盈而已兩相摩而為  
四 相摩而為八 八相盪而為六十四 易本義

大傳又言包犧畫卦所取如此則易非獨以河雋而作也蓋盈天地之間莫非太極陰陽之妙聖人於此仰觀俯察遠取近取罔有以超然而默契於其心矣故自兩儀之未分也渾然太極而兩儀四象六十四卦之理已粲然於其中自太極而分兩儀則太極固太極也兩儀固太極也自兩儀而分四象則兩儀又為太極而四象又為兩儀矣自是而推之由四而八由八而十六而三十二由三十二而六十四以至千百千萬億之无窮雖其見於摹畫者若有先後而必於人為然其已成之形已成之勢則固已具於渾然之中而不容毫髮思慮作為其間也

易之所有陰陽而已凡陽皆乾凡陰皆坤爻卦定位則一者成列而易之体立矣易本義今按坤求於乾得其初九而為震故曰一索而得男乾求於坤得其初六而為巽故曰一索而得女坤再求於乾求於坤得其初九而為坎故曰再索而得男乾再求於坤得其初六而為離故曰再索而得女坤三求而得乾之九二以為為巽故曰三索而得男乾三求而得坤之六三以為為坎故曰三索而得女凡此數節皆文王圖於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以為就邵子所謂後天之象入用之位者此易啓蒙

高得乾之九二以為為坎故曰再索而得男乾再求而得坤之六三以為為離故曰再索而得女凡此數節皆文王圖於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以為就邵子所謂後天之象入用之位者此易啓蒙

凡卦卦自下而上故以下爻為初易本義

九陰數六為老八為少老變而少不變故謂陰爻為六全上

地之間者無非一陰一陽之理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象則其

數便在這裏非特河雋洛書為然蓋所謂數者祇是氣之分限

節度處得陽必奇得陰必偶凡物皆然而雋書為特巧而者耳

於是聖人因之而畫卦其始也只是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

象陰而已但總有四則便有八又從而再倍之便是十六益自

其无朕之中而无窮之數已具不待安排而其勢自有不容已者



卦既立便有吉凶在裏蓋是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間其時則  
有消長之不同長者便為主消者便為客事則有當與不當之或異  
當為便為善否者便為惡即其主客善惡之辨而吉凶元矣故  
曰八卦定吉凶既決定而不差則以之立事之大業自此  
生矣此聖人作易教民卜筮而以開天下之愚以定天下之志  
以成天下之事者如此但自伏羲而上但有此六卦而未有文  
字可傳到得文王周公乃係之以辭故曰聖人設卦觀象係辭  
為而明吉凶蓋是卦之未定也因觀天地自然之法象而及  
其既定也一卦自有一卦之象謂有个形似也故聖人即其  
象而命之名以爻之進退而言則如剝復之類以其形之肖似  
而言則如鼎井之類此是伏羲即卦體之全而立名如此及文  
王觀卦體之象而為之象辭周公視卦爻之變而為之爻辭而  
吉凶之象益著矣大率天下之道只是善惡而已但所居之位  
不同所處之時既異而其幾其微只為天下之人不能曉會辨  
以聖人因此占筮之法以曉人使人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

玩占不決於此非得失之塗所以提警世道而有用之其所言  
雖不同其辭雖不可尺是然皆太卜之官掌之以為占筮之用  
有所謂繇辭者左氏所載元可見古人用易外蓋其所謂象者  
是假此象人共曉之物以形容此事之理使人知所取舍而已  
文公語錄

元包作於誰乎衛元嵩也傳之者誰乎蘇源明  
也注之者誰乎李江也元包果何為而作乎為擬易而作也何  
以知其為擬易夫易始於乾文之昭也包起於坤資之用也此  
非蘇源明之傳元包乎夏曰梁山殷曰滌藏周曰周易唐曰元  
包此非李江之序元包乎觀蘇李之言則信乎其為擬易也嘗  
讀其書古字多而辭意深誠不足以攀義經之逸駕易六十四  
卦分爻布畫所以弥綸天地之造化元包有卦斤爻何義也易  
用著策叙老別少所以推驗陰陽之變化元包分太少孟仲何  
見也借曰用坤為首吾得龜藏然坤卦始於荒莽莫默然於  
勛惟極凡有八句而餘卦半焉何意也雖然著用二十六猶得



山堂先生雜書卷之四

四

山堂宮講章

卷之四

後知

編

經籍明  
書

中之書大禹謨說命尚示形日西伯熾熟太誓等篇凡易讀者  
皆古文况之是卦字書以試生書字之致之方讀得宜有數百  
字學中之物必得不得損一字即是伏生說得者難讀此亦  
疑今人作全書解必不是又公語錄

孔壁所出尚書如大禹謨五子之歌編征

太誓武成景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

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得難底至於易底全記不得此不可

曉如當時語命出於史官屬辭須說得平易若盤庚之類再二

告戒者或是方言或是當時曲折說話所以難曉全上

孔登所傳平易伏生書雖曉如堯典舜典皇陶  
謨益稷是伏生所傳有方鳩備功載采一等語不可曉大禹謨  
一篇却平易同前

書有兩体有極分曉者有極難曉者其恐如盤  
庚周語多士之類是當時召之來而面命之面教告之自是當  
時一類說話至於旅獒畢命微子之命君陳君牙景命之屬則  
是當時修其辭命所以當時百姓都曉得者有今時老師宿儒  
之所不曉今人之所不曉者未必當時之民不識其辭義也

二典三謨其言奧雅多者未遽曉會後盤詰  
伊尹告太甲五篇伊訓太甲二篇咸有  
一極其言公心脩身鮮為人主言然初无貴賤之別全前

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為公文而謂安國之  
書為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難誼而古文反平易或考以今  
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最錯時失之則先察古書所引之文皆  
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為記錄之實語非工而難

惟晉易如故訓詁書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為近之然伏生傳文  
稍難乃備得其所難而安國攷定於利斗古書語亂廢或之疑  
反事得之則以此又不可不察者至於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  
合而安國之序又難不類亦京文字有皆可疑姓諸序之本不  
先經則補安國之序而可用

今世言與漢之書以其所取有大事  
畢備書有六体此諸語命是也至於典謨之書六体皆具  
焉與其先書不同如馬蓋微此之辭皆訓也如勤哉惟時亮天  
功之辭皆訓也如禹會群后誓神之辭皆誓也如命汝作納言  
之辭皆訓也誰謂誓語不及五帝以哉

其讀二典也則知其為君道之尺其讀三  
謨也則知其効臣職之至訓戒於君上則事得以規正誥告於  
臣民則情得以通達有誓焉則俾士庶之尺命而不知所自命  
焉則俾臣下之尺心而知所稟出治規模安然而備尺  
錄為一帝之書然觀誓征苗之師命義和之官則未嘗

也訓誥誓命雖為一書之類然觀商有先人之典周有不顯之  
讓則未嘗無典讓也以至堯典乃謂之虞書為讓不謂之夏書  
命止於文侯誓者於秦漢曰益讓也而不言讓林爽訓也而不  
言訓盤庚一誥而不言誥編征之誓而不言誓君牙之命而不  
言命類類存一時一微旨誦其文者要當深察其意觀其事者  
要當默採其道惟夫此通而遠而不誣者度乎其有所得者矣

而曰堯讓之而曰誓誓之而曰誥陳其  
功而迪之曰讓備其道而叙之曰誓其誠而規刺之曰讓使  
之切望之深幸其可畏可慕者而樂之曰誥誥者非細事也而  
誥之於民異位非常典也而誥之於民以無道於正都也而  
而猶恤夫衆言之難也故曰誥者非細事也而誥之於民以無  
誥也君如生也而誥之於民以無道於正都也而誥之於民以  
得人也而誥之於民以無道於正都也而誥之於民以無道於

而允懲之以迷亂禹益罪周公所以敢直言而无忌者蓋以  
君臣之情素交相孚也君之心臣无不知則臣之忠君亦  
无隱而不見雖是詳辨弗巽于外蓋有相咨而无疑者矣  
叔謹按康叔者成王叔父不應稱之曰朕其弟曰成王者康叔  
之猶子也不應自稱曰乃寡兄其曰兄曰弟者蓋武王命康叔  
之辭也故史記武王封康叔於衛且康叔文王之子叔虞成王  
之弟也周公東征叔虞已得封於唐王命歸周公於東宜有康  
叔得封反在唐叔之後乎故不得不捨書序而從經也胡氏  
或曰堯舜二典大禹皋陶謨皆以若  
稽古目之商周之書咸无焉豈商周之君臣无若稽古乎答曰  
唐虞之道直而純商周之道變而正直而純者可為万世法故  
仲尼以若稽古目之明一時之權耳唐虞之世君揖遜於上臣  
訏謨於下古有善道君得以順考而行之臣得以順考而言之  
不亦直而純乎商周之世湯武之君固聖矣然其跡則伐伊周

之臣固忠矣然其跡則放焉攝焉然必湯武而行之乃為聖也  
必伊周而行之乃為忠也不亦變而正者乎

子讀書至盤庚三篇周公之誥如

在宗廟武庫中觀古器物愾然不之識如登太行之崎嶇鉅閣

之道羊腸九折之險一步一止而九嘆息如秦狄奮鬪窮荒萬

里之人所華人之語累數十譯僅乃能通未嘗不廢書而驚曰

古聖人斯予哉後世之縉紳先生老於文孝者考釋訓詁後馳

精神歷數十年至於白首漫無有不能知之當時之人号召告

令於一日之間何自而知之也當時之孝士大夫俱曰知之何

也田夫野叟聞巷之徒何自而知之也切意三代之民家一業

儒人二有士君子之識所謂道德仁義之意性命之說典誥之

語一聞見而尺識之非上之人好為聲氣強難入之言以驚

辨之也蓋其所背者秦曉也馬子才

周金縢成王初年之書也洛誥周公還政之書也无逸立政

周公儆戒成王之書也周官成王親政開物成務之書也

數篇以觀成王可以見其本質焉可以見其知類通達焉

而不反焉過此而有君陳乃周公既沒之後又過此而有

乃其身將沒之時成王進德始終之序備矣周公格君進化之

功著矣

訓誥多音澁而誓命多平易蓋

特則人所共曉而於今世反為難知誓命則是當時史官所撰

漢世潤色祖有體制故在今日亦不難曉耳文公語錄

尚書孔安國傳恐是魏晉人所作托安國為

名与毛公詩傳大段不同今觀序文亦不類後文章

如孔叢子亦然書小序亦非孔子作与詩小

序同

小序不似必夫子書小序不是孔子作只是周秦間人作然後

人亦自理會它本義未得且如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

之申重也序者本意先說臯陶後說禹謂辨欲令禹重說故將

申字係禹字下蓋伏生書以益稷合於皋陶而思日贊二業哉  
之下接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子何言子思日致二  
思日兩字便見舜令禹重言之意此是序者本意今人都不如  
此說徒說得多端非本意也全前

或問讀尚書曰不如且讀大孝若尚書却  
只說治國平天下詳多事較詳如堯典克明俊德親九族至黎  
民於變興開是老少舜典又詳○大孝自格物致知以至平天  
下有多少節次尚書只合下便大如堯典自克明俊德以親九  
族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老少全前

詩書自天網之理詩書大而天道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无不  
在其中全前

自疇咨若時登庸到篇末只是一事皆是為  
禪位設也一孝而放齊孝嗣子再孝而驩堯孝共工三孝而四  
四岳孝懸管不得其人故卒以天下授舜全前  
堯典紀為公之序堯典一篇自說堯一作為治之次序不

舜方止人却說是讓平舜後方作堯典亦是見一代收事之序  
始却說歷試諸難是為聖受讓時序也至後諸書皆然堯先後  
文章重厚有力量今人庶格致極輕疑是晉宋間文章以孔書  
至東晉方出前此諸書皆不曾見可疑之其全前

孔子於聖之書不仍言史而必  
為之序正既加序正而不俱謂之唐謂之夏而必以虞稱者  
抑又何意也蓋堯於舜授中一道自古繼三承  
承未有粹然出正如三聖人者孔子序書以後世知三聖之時  
時異道同故序正其書均謂之虞以見道同而書亦同也其不  
俱題為唐者堯授舜而巳授禹者非堯謂之唐前可以該舜而  
不可以該禹下俱題為夏者禹承舜而已承堯者非禹謂之  
夏則可以統舜而不可以該堯惟舜上承堯下傳禹以虞名書  
則三聖之道備天子之意固不深於夏先生

或曰堯之二帝之五其書皆存為仲尼刪  
書始堯典為始何也曰聖人所以垂世立教杜自代篡爭之

託也其刪書也斷堯典始為美其能以聖遜聖也千古盛德將  
何以加諸取為百代典範之首則萬世良者慕之序者懼之矣  
不亦宜乎其序曰將遜于位遜于虞舜作堯典繼旨可知也

受之心杜百代篡爭之亂以成堯之遜也堯之遜舜以天下者  
非受於文祖之日而遽授之也若受於文祖之日而遽受之乎  
其可已耶必先一其天下歸舜之心亦使舜之跡著於天下舜  
之功被於天下堯舜无二也則雖堯之民即舜之民也雖堯之  
事即舜之事也然則堯授舜以天下而臣无然舜受堯之天下  
而臣不爭故仲尼刪書移堯典為虞書明非一人能與舜矣  
下蓋堯之時天下已皆為虞矣則雖堯之事即舜之事也  
公蓋三代之際世有舜王欲便聞美号而知勸見惡諡而思  
論法著於周

此周公之制也嘗以周制而逆觀堯舜之世耶世傳堯舜

臣堯舜於堯曰我其試哉書曰堯試諸耆夫試者非聖人之  
事以天下與人而試之何也曰其聖人之用也非試也堯在位  
以其流澤於民也深天下之人知堯而未知舜堯舜於前  
之中授之以天下之事一以嗣位告則堯且詳辨堯之能  
道也曰我其試矣民未之乎堯也詳既履天下之政其嘗澤而  
乎民无異乎堯之君天下由是天下歸舜曰我君也堯之試舜  
既聞命矣敢問舜之神也言試何也曰禹以治水之功破天  
下民之禍禹也亦異於堯舜也書曰澤水敬予或允成功惟汝  
賢禹之力被於民也夫民之歸之也順不待試而天下安之矣  
舜受位而去然亦患天下之懷也巡狩于外以遊之書曰五十  
試方乃死此之謂也



方見於事功也後人以放勳為堯號故記孟子者意以堯曰為  
放勳曰若以堯號放勳則是隋當號允迪禹曰又命下言數于  
四海有真義理伊川

朱鳥之星與星之氣以正仲春之氣然龍星乃春之星也春主  
東方可觀之以正其候今何天不云是而反觀朱鳥之星何謂也

歲居其序春居其始四星各復其方聖人南面而坐以觀天下  
故春之時朱鳥之星當其前故云觀之以正仲春

天理學季十六相去四凶堯豈不能堯固知四凶之惡然民未  
被其虐天下未欲去之堯以安民為難遽去之則民不安故不  
去必舜而後因民之不堪而去之也

格 何易中 或曰干羽之舞果格苗之道乎曰格苗不在干羽  
之舞予之言信也然苗之所以服我者班師而已舜大聖也

天下之有為大臣也奉君命以行師其之苗及掌耳然自  
克之以成厥功必不服惡吾德者未卒乎何苗之逆也浪而自  
然後苗之師大以天下之火上師之象仁聖之德明非於苗一  
感人心不有能服人者也夫以德用威且不可況以暴用威乎  
古者天子有征而無戰者皆天子也當諸侯也何以  
禮之者天子六卿一將一師諸侯不恭則奉辭以討之天子  
未嘗不行有征不恭必失其制故至于大戰又無憂其子夏之  
伐頑雖不悟而後放之文王伐紂先伐崇伐密伐共伐豳紂不  
悟武王又觀兵于孟津卒不悔而後伐之夫戒之而不戒者自  
亡而已何有於我哉戒之吾之志也放之非吾之志也非吾  
志而得天下者湯武是也逢人之應利人之情未嘗得天下者  
伊尹及說命為商伊尹書及說命三篇大抵分張易曉令人觀

書且看他分明底其難曉者且致之致便曉不得亦不濟事文  
公亦難

商書幾篇最分曉可玩太甲伊訓等篇又好看  
似說命蓋高宗質質高傳說所說底細了難看若是伊尹与太  
甲說雖是麓却切於王者之身太甲也不是昏愚人但欲敗度  
欲敗礼耳

尚書中盤庚五誥之類生食是難曉若要添減字  
便說得去便得然只是穿鑿終恐无益耳

又典謨之書恐皆經史官潤色來如周誥等篇  
思只似如今曉諭俗人若方言選語隨地隨時各自不同今以前

揚開地理是吾輩親自見者實有疑至北方即无疑此无它是  
不曾見耳康誥以下三篇更難理會如酒誥却是戒飲酒乃曰

聖王康誥也詳材又自是臣告君之辭更不可曉  
聖王康誥也詳材又自是臣告君之辭更不可曉

四月之十六日不當以既以王更月之二十一日  
傷而容之不自然始辨傳神了

疑武成之設者古今常說也孔穎達曰此篇事  
多而王言少其辭又首尾不結休裁異於餘篇无作神

當有其辭今无其語是言尚未已明編也自漢以來豈惟  
穎達疑之邪村為之疑義故說行於世也如近世王氏程氏之

徒莫不疑之入目為家自為讓而卒无定論嗚呼書之不幸  
出於口授聖德孔安國定其可知者五十有九篇曰其辭錯乱

有之矣變曰於乎擊石拊之辭只合在益稷之末而章出於  
舜典命官之際康誥之書周公作誥以封康叔而云周公初基

作新大邑于東國焉此文皆錯誤失次也若夫武成之書則似

有之矣變曰於乎擊石拊之辭只合在益稷之末而章出於  
舜典命官之際康誥之書周公作誥以封康叔而云周公初基

作新大邑于東國焉此文皆錯誤失次也若夫武成之書則似

有之矣變曰於乎擊石拊之辭只合在益稷之末而章出於  
舜典命官之際康誥之書周公作誥以封康叔而云周公初基

類之語全載仲虺之言湯語全載湯之命伊訓全載伊訓之語  
至如大甲盤庚之類皆出一人之旨此其大凡也若竟與別生  
託用入之言全於稱堯之無乃命義和以下並史官之辭  
記並是史官述舜之為政及命官事禹貢顧命等書並史官當  
時之制此又有休也其可一樂觀邪武王伐紂五書恭誓二篇  
後誓一篇皆全記武王誓衆之辭史官无加焉此則仲虺之語  
湯誥伊訓也推武成不然武成者武王伐紂之功已成識其  
政書之書皆史官記武王征伐及其歸周所行之事此則与堯  
典舜典明命之書体同孔氏乃疑其序事多而王言少体裁異  
於餘篇不當如是之疑也且據左傳无作神義以下皆有其辭  
此獨无文何拘之甚乎至王氏則傷析其章句以予小子其承  
厥志以下即繼以乃反商政天經上言先王之勤勞文王之未  
集大統我王方承厥志以下不言伐商蓋謂反商政則其語无  
倫之甚幸者惟惠武成之失次其商而讀之反以无倫可乎乎

謂不然武成 書 知古人之作言 休者乃知其无誤也  
既勝商歸豐史官雜記其事首曰惟一月壬辰郊禘於亳  
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此則記其始征伐商之時也繼  
以四月哉生明王來于商至于豐乃懼武修文以下此則記其  
克商還周之時也既述其討又記其歸此其議事之總目也即  
載其命冢君百工之辭告皇天后土所遇山川之言至无作神  
靈述武王征伐之時有此言耳述武王之言已及乃曰既成  
師逾孟津此史官還卒言其勝商之事尔下至封墓武閭散財  
發樂皆天下已定行之歸也不相論蓋藉其政事无害作  
書之体也以此見既生魄乃序其歸周之後既成午重述其伐  
商之時不得以戊午繼四月生魄為說也李者反覆深思理可  
見矣或曰孟子之於武成尤不及信之矣豈得无所疑乎曰孟  
子特疑其一人伐罪不至於血流漂杵尔孟子辨其理之成  
非未嘗疑其文之錯誤後人疑武成當如孟子而後為知書也  
素誓武成身不蘇正而蘇 若何哉 大誓武成稱一

只考周正已絕周正未建故只言一月

山堂先生書考卷之四

